

■ 风光文丛

沙田民俗

冯林润 著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田民俗 / 冯林润编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
2008.10

(风光文丛 / 黄金河主编)

ISBN 978-7-80766-038-5

I. 沙... II. 冯... III. 民间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山市
IV. I27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0670 号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印刷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邮购地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联系电话: 020-87347994 邮编: 510600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 46 印张 1200 千字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: 98.00 元 (全五册)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書贈林潤仁兄

平生縣田頭

戊寅年十月於中山為林潤題



▲中山市政协主席为冯林润题字。

馮林潤題書



沙田孺牛

辛巳年陽春月林澤生書



冯林润师兄六十六寿辰存

心顺口留一首做难忘的纪念

竹葉青青
不肖黃花
榮華之耐
霜一生涯
陽豪氣敢
為農夫陳
真言

戊戌年十月



題

▲ 中山市政协主席苏松勤为冯林润题诗。

沧海桑田的标本

□ 余松岩

珠江三角洲堪称沧海桑田的标本，千百年来上游挟裹而下的泥沙，淤积成今日广袤数百公里的平原，所以这里许多地名都带一个沙字，如大沙、新沙、坦沙、孖沙、沙岗、沙湾、沙角、沙仔、万顷沙等等，已成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，也有尖沙嘴，沙田。

今日通常所说的沙田或大沙田，是指那一望无际，河汉纵横，以粮食生产为主，处于原生状态的地区。生在沙田，长在沙田，在沙田地区做了四十多年农业技术工作直至退休的冯林润同志，几十年来除做好本职工作外，出于恋乡情结，从各个方面收集整理了沙田地区的民俗风情，辑录成书。

作者用简洁的不加雕饰的文笔，展示那纯朴的人文景观，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沙田风貌跃然纸上。如婚嫁是人生大事，汉族传统新娘过门是坐花轿，水乡是坐艇，没有哭嫁告别，而是姐妹们列队唱歌欢送。抢花炮本是很一般的游戏，却是如此郑重对待，青壮年热烈参与。人皆爱美，尤其是女人，而沙田女人穿戴装饰竟是那么朴素，少女、少妇、老妇又有严格的分别。在水乡生活一章中，有几十条遇上困难怎么办，如没有盐怎么办？没有肥皂洗衣服怎么办？没艇过河怎么办？等等，其解决办法也颇为别致。

透过这些风俗民情，可以看见一个令人辛酸的字——穷。

虽然沙田土地肥到流油，由于封建剥削，盗匪横行，天灾不

序

断，生产力极为低下，农民一贫如洗。在沙田，家家户户不设防，清一色的低矮茅寮，从何设防；全家最为贵重的财产就是一张盖了几代千补百掩的棉被，一口铁锅（有的连铁锅都没有，只有用铁线箍着的瓦煲），又有什么必要设防。所以，一面小木框镜子也成了珍贵的嫁妆，新娘还亲手握着以防打烂，抢花炮那样的游戏，参加者趋之若鹜就毫不奇怪了。

经济是文化的基础，风俗民情是与居民生活水平相顺应的。

时至今日，珠江三角洲所有的沙田地区都成了城市的一部分，成了市郊或卫星镇的镇郊。

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，而是多种产业齐头并进。半数以上的农民已是洗脚上田。作居住用的茅屋已是绝迹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楼房和别墅，与之配套的是新式家具和各种家用电器。水泥铺成的公路通到每一个村，新娘过门自然是不用坐艇而是轿车。姑娘们的穿戴打扮和城市少女一样时髦。网球场、保龄球馆、健身房以及各种档次的电子游戏机室、歌舞厅遍布各个城镇，甚至高雅的高尔夫球场也因数量太多政府限制发展。再也没有人玩抢花炮，更不存在雨天走泥路怎么办，没有盐吃怎么办，没有肥皂洗衣服怎么办了！

可以说，辑入《沙田民俗》的种种民俗风情，大多仅是存在老一辈的记忆中。但这本书仍有出版价值，它像一面照后镜，年轻一代从中可以回顾父辈、祖辈是怎么走过来的，这条道路如此漫长、艰难、坎坷，今日美好生活实在得来不易。

冯林润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当然，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，一是不够全面，如仅仅接新娘一个场景，是远不能概括婚嫁风俗的；二是不够广泛，沙田纵横数百公里，风俗彼此有所不同，作者长期在较狭窄的范围内生活，难免有其局限性。再则文字略嫌粗糙。这对原来文化基础薄，又是干技术工作的人来说，是不应苛求的。

老有所为，冯林润同志退休后，用大量的精力，把昔日的积累条分缕析地编著成书，是值得称赞的，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。

作者邀我为这本书写序，按照读稿的感受，顺笔就写了这些，聊作序。

2000年10月

沙田孺子牛

□ 黄金河

我和冯林润已经认识好多年。他生在沙田，长在沙田，工作在沙田。我也生在沙田，长在沙田，我们出生的水乡村头都有浓荫蔽天的大榕树，都有泥泞的羊肠小道，还有蕉树、鱼塘和独木桥。因此，我们经常对话，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。谈水乡的变迁，谈对文学的爱好等等。我到过冯林润的家好几次。最难忘的一次是，我带着中国文联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任杰和顾萍一起到他家。他的家相当豪华颇有特色：四层高的小别墅，每层不少于130平方米。最令我们羡慕不已的是，第四层有他的书房，书房里书架林立，还有一台先进彩屏的电脑。从书房里走出来是天台花园，花园里栽种的都是各种名贵的花卉盆景。这些花卉，精神上艺术上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。用冯林润自己的话来说，走进小园如入艺海，人生志趣乐悠悠。是的，他通过对盆景的修剪，可独自哼歌背诵诗词二三个小时之久。对他来说，有什么能比这更快乐更惬意的呢？当然，他说栽培花木盆景，最主要是为了调剂身心、怡情养性。但我觉得此话只说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他没有说出来，那就是通过种花、护花、识花，他也得到了许多创作的灵感。仅是天台花园里的花，他就写下了许多浪漫奔放的咏花诗词。咏百花一写就写了一百多首。而且都在各种报刊上发表。其中《咏落叶》就写得颇有味，诗意十分。“见我飘零便皱眉，可知往日吐芳菲？残躯梦逐山河绿，碎骨粉身亦作肥。”这哪里是写落叶，

简直是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公仆无怨无悔的欢呼。这七绝等三首诗一出，马上得到《中华诗词》主编杨金亭老师的赏识，把它刊发在 2001 年第三期《中华诗词》和《诗词创作》第二、三期的杂志上。得到了文朋诗友的好评。

由此，我想起昔日水乡人的惨状。解放前，水乡人或者说沙民，被人讥讽为“水流柴”，船头廿四向的“蜑民”。他们的生活，就像电影《南海潮》里的渔民，上岸也不准穿鞋，哪怕是破鞋。而且岸上人也看不起水上人，认为谁娶了水上妹为妻，谁就会走衰（水）运。就这么一条偏见，千百年来在水乡不知上演了多少人间的悲剧。如今，开放改革的春风已到水乡，水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冯林润的家可以说是水乡巨大变化的缩影。过去住的是烂茅寮，吃的是蕉树头，穿的是黑布衫。现在，你用放大镜去找，也找不到这样的历史陈迹了。冯林润这座新楼房在水乡也只能算是中上水平。就这么个中上水平，也已经让北京来的客人伸长了舌头，啧啧称奇。她们说：在北京，部长也住不上这样大这样好的房子！说得冯林润脸上如盛开的银丝菊花，无比灿烂！

我把水乡的变化与冯林润联系在一起，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，至少是风马牛的事情？我只是想说，一个地方和一个人的崛起，说易也难，讲难也易。先拿水乡来说吧，同是这块天这块地这里的水，为什么以前的水乡人穷得叮当响？如今富得流油？至于冯林润字识得也不算多，倘若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，能有今日水乡和冯林润吗？他能有这份闲心、那种雅致把水乡的异闻趣事用笔记录下来吗？

这是物质上的变化，精神上的变化更是让我吃惊。水乡人过去由于像浮萍、水流柴一样到处漂泊，以水为家。因此，读书人寥若晨星。就像冯林润这一辈人，能读上几年书，在村里已是凤毛麟角的了。也许是有了点文化，党和人民就把农业技术推广的任务交给他，他一干就是四十多年，曾先后获过省市的农业科技

进步奖 23 项，1983 年“忠于职责、成绩突出”记功一次；1985 年评为农艺师；1990 年荣获中山市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；1993 年被授予中山市“优秀专家、拔尖人才”称号；1998 年评为中山市十佳藏书家庭。这么多荣誉，这么多称号，都是靠冯林润勤勤恳恳、埋头苦干、虚心好学、默默耕耘得来的。勤，不但能补拙，更能出成绩出成果。冯林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文化不多，成绩颇大，事迹感人。为此，中山市政协主席（原常务副市长）苏松勤写下了“毕生醉田头”、“竹叶青青不肯黄”……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林泽生写下“沙田孺牛”等条幅赠送给他，这是对他的成绩和人品最好的评价。

按照一般人的规律，在田头上辛辛苦苦了几十年，名誉、称号、奖牌也有了一大堆，该好好地安享晚年了。然而，冯林润却闲不下来，退出田头却上文坛，用艰苦的笔耕来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。一方面把多年来在沙田上所见所闻的趣事整理记录下来；另一方面，参加全国的诗歌文学函授班，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技巧。一天写一点，日积月累竟也弄出了近 20 多万字的作品来，结集为《沙田拾趣》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 2001 年 3 月出版。

《沙田拾趣》的出版，在读者群中，特别是在沙田水乡，好评如潮。父老乡亲们都说这是一本反映水乡沙田生活的百科全书。广东著名的作家余松岩在《沙田拾趣》的序中说：“这本书像一面照后镜，年轻一代从中可以回顾父辈、祖辈是怎么走过来的，这条道路如此漫长、艰难、坎坷，今日美好生活实在得来不易。冯林润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”

是的，如果说退休前冯林润从事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，是为农民兄弟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更多的希望；那么冯林润退休后，用大量的精力编书写书出书，则是为了向农民兄弟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了。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。《沙田拾趣》以通俗易懂，不加雕饰的文笔和纯朴的人文景观大受农民兄弟的欢迎，

而且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。在2002年12月广东省首届民间文艺著作评奖中获得了三等奖。可见冯林润的作品是很有史料价值的，是可以走出沙田、走向全国的。

这里有例为证。冯林润的《沙田拾趣》出版后，的确引起了社会上各方面的关注。2001年9月，日本国立民族学院女高级博士研究生，在广州中山大学留学的长沼爽，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《沙田拾趣》，即产生了到中山拜访冯林润的念头。因为，从这本书里，她看到了水上疍民的历史和变化。到了中山，冯林润陪她走访了中山市的横门镇、神湾镇、横栏镇、东升镇等地方。但她最感兴趣的还是冯林润的著作和他的家。站在冯林润家的阳台上，冯林润感慨地对她说：如今的水上疍民，已经“告别烂茅寮，住上新楼房，门前流水过，四时花果香”了。她听后，不住地点头赞道：“水乡真是了不起呀！”也许她太爱水乡，抑或被冯林润的《沙田拾趣》所吸引，2003年春节，她又到冯林润的家作客访问。最近，她写信给冯林润，希望再到水乡来。可见冯林润和他的水乡，是多么的有吸引力。

如今，冯林润又把《沙田拾趣》的姐妹篇《沙田絮语》交由出版社出版。《沙田絮语》虽然是《沙田拾趣》的姐妹篇，其风格和文笔是一致的，但内容却不一样。如果说《沙田拾趣》注重是沙田风貌，那么《沙田絮语》则以沙田故事为主。那些发生在沙田上的有哭有笑、有悲有喜、甜酸苦辣、幽默风趣的小故事，是沙田外的人很难听到的，这就更具神秘感和新鲜感。尽管他的文字略嫌粗糙，但仍不失其资料性、趣味性、娱乐性的价值。如《开村榕》、《水乡锣鼓》、《水乡民俗禁忌》、《茶居》、《沙田茅厕》、《水乡话船艇》、《夹木龙》以及沙田俗语、沙田民谣、沙田谜语等都颇有特色，若不是长期生活在水乡，是很难搜集到这样集民俗风情于一身的异闻趣事的。这是水乡人民智慧的结晶，是艺术的精灵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，它能深入而广泛地在群众

中流传不衰，这是阳春白雪的纯文学作品所不能达到的。这些作品虽有些粗糙，但好在不加雕饰，自然天成，散发着浓郁乡土味。这对作者来说是十分可贵的，对于读者则有一种谜一般的诱惑了。我们不是经常说要返璞归真、回归大自然吗？看一看《沙田絮语》，也许你能找到这种感觉和捷径。

找不到都无关重要，冯林润写的东西，没有要给人指点迷津的义务。而他自己则找到了写东西的感觉和乐趣倒是事实。《沙田拾趣》刚刚在省里获奖，短短的时间里，他又为读者献出了一本《沙田絮语》，如若对写作没有良好的感觉和浓厚的兴趣是做不到的。由此我想起了一句话：有了好的开头，成功还会远吗？

前段时间，广东的许多报刊都喜欢用精短幽默的小文，为老、中、青作家画像。我也突发灵感，仿他人之法，为冯林润写几句，幽他一默，作为本文的结尾。

冯林润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中山横栏人氏。自称卜佬，其实不卜。生在沙田，长在水乡。常自谓：行遍水乡大路小路，看惯沙田清水浊水。货真价实一农夫也。

其貌平平，虽未露“排骨”一把，也算是干竹一条。年近七十不老，两鬓仍然黑亮。额头不宽，有脑则灵，眼睛虽小，有心则明。穿一件新潮的西装，不落时尚，踏一双黑色皮鞋，其声橐橐。无老气横秋之态，有去老返童之心。未加入文人圈而干文人活，不善作学者状而乃真学者。中山水乡沙田一子，民间文学奇才一个。

《沙田拾趣》，南国打响。著书不求名利，旨为水乡立传。不为虚名乱拜神，不图小利去拐骗。埋头做学问，喜剧写人生。说水乡风土，录沙田人情。众皆曰：“沙田孺子牛！”

2003年3月18日于珠海

（黄金河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，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，珠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）

沙田民俗的“百科全书”

——读冯林润《沙田民俗》

□ 刘居上

这些日子来，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一词，被传媒炒得火爆，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颁布了一批又一批。从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、人文历史资源为代价去发展经济，到懂得保护、开发人文历史资源，无疑是一大进步。

认真拜读那些已颁布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名录，发现大都属于带表演性质的民间艺术或可供展出的民间工艺项目，关于风土人情的整体研究，似乎还未排到议事日程上来。冯林润的新著《沙田民俗》，实实在在地可称为一大突破。

冯林润把一生奉献给水乡。他现年七十有二，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农家，其后长期在水乡从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，退休前共荣获省、市一级的农业科技进步奖 23 项，1993 年市政府郑重地授予他“优秀专家、拔尖人材”称号。难得的是，他还是一位从事民俗研究的“土专家”、“土学者”、“土诗人”，早在新世纪之初，就已先后出版了两本水乡民俗专著《沙田拾趣》和《沙田絮语》。

对他而言，动笔写书，最是自然不过的事情。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成家立业于斯，水乡的乡亲父老、江河溪涧、稻田鱼塘、风寒雨露，乃至乡亲邻里的婚姻嫁娶、生老病死，无一不与他休戚相关，因而，不折不扣地，他本人就是沙田的民意“代表”；他所写的沙田民俗著作，就是反映这一切的“代表作”。

序

冯林润对水乡的感情有多深？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：

到今天，中山的坦洲镇已被授予省级“民歌之乡”称号，“中山咸水歌”正式列入了国家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名录。但在数十年前，盛行“咸水歌”的绝非只是坦洲，凡疍民聚居的地方，都是“咸水歌”的发祥地，包括冯林润的出生地横栏和他长期为之服务的东升镇在内，在那阡陌相连的西江两岸松软肥沃的土地上，宛转缠绵的“咸水歌”，一直是疍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可惜这份珍贵的民族遗产，先是被“文革”打成“封资修”，进入80年代以后，又受到港台流行歌和日益丰富的多元化文化娱乐的猛烈冲激，古老的咸水歌渐被青少年一代遗忘，乃至有识之士不得不一再惊呼“抢救”。

有见及此，冯林润极力主张在昔日盛产“咸水歌”的东升镇对民歌实施“抢救”。他从学龄儿童入手，在当地政府和教育办公室的支持下，选择一间小学大办“特色教育”，结合传统诗教，教唱教写咸水歌。他不但身体力行登上讲台，一句句地教学生唱；还请民歌改革专家陈锦昌说曲，请中山诗社的张本华讲诗，编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《水乡民歌》彩印教本，教师学生人手一册，把学、唱民歌办成了必修课。此举果收奇效，名不见经传的胜龙小学，居然把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等唐诗用咸水歌曲调搬上舞台，在全市性的文艺汇演中一再金榜题名！校长高兴地说，今后，我们不但要让学生唱诗、写诗，还要让学生画诗、舞诗，育诗育人。胜龙小学能把诗教办得如此生动活泼、丰富多彩，身兼首倡人与辅导员的冯林润功不可没。

冯林润《沙田民俗》一书所描述的主体——沙田人（或称疍家人），是汉民族里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族群。冯林润所记述的，主要是他耳闻目睹的这个族群的百年变迁，由于强调“耳闻目睹，亲历亲临”，他没有进一步往上追溯。然而，不了解这个族群的独特社会背景，就难以说清其民俗的形成经过。他既无暇顾及，

我且借此方寸之地，为之稍作补充：

何谓“蜑民”？最常见的解释是：“蜑民即水上居民，因像浮于饱和盐溶液之上的鸡蛋，长年累月浮于海上，故得名为蜑民。”这一说法由来已久。最早提出此说的，是明末清初的屈大均，他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说：“诸蜑以艇为家，是曰蜑家。”此说乍听形象，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真实。

在唐代以前的典籍中，“蜑民”之“蜑”，原来写作“蜃”（见《隋书·地理志》），唐初才改作“蜑”。初唐诗人王勃到交趾（今越南）探望由朝廷派到那里当官的父亲，路过广州时，曾为寺庙撰写了一篇《广州寺碑》，他在碑文中写道：“扬粤当唐初，北人多以商至，遂家于此。六朝以来谣俗讴歌播于乐府，炎方胜事自是偏闻四海。然方言犹操蜃音，以邑里犹杂蜑夷故也。”这里的“蜑夷”两字，就是中原人以“蜑家”称呼南粤土著的最早的文字记载。顺便提出一点，王勃的这段话，也是关于南粤民间歌谣的最早记载。早期的“蜑夷”歌谣曲调如何？谁也没有听过，但它是“咸水歌”的直系（或旁系）高祖，却是无可怀疑的。把“蜑”、“蜃”统一为“蜃”，那是20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以后的事情了。溯本追源，“蜑”，原是古代中原移民对南粤土著即古越人的称谓。中原人初入南粤，言语不通，听到土著说话时经常带个“deng”音，就把土著称为“deng家”，用汉字记音，就是“蜑家”；用广府话发音，就是“邓家”。“deng”是什么？大约就是把石头扔到水里时所发出的那声“deng”，引伸为水边或水洼之意，即象形，也象声。这就是广东俗字“氹”的来历。澳门的“氹仔”，最初指的就是“蜑家”人聚居的海边之地。

不能把“蜑家”远祖简单地指向古越人，“蜑家”的形成，漫长而且复杂。秦始皇并吞六国后，为了统一中国，委派任嚣、赵佗率领大军进入南粤，当时，就有不少土著被逼离开水土肥美、人烟稠密之所，逃到当时还很荒芜的江滨海边，“浮家泛宅”，成